

# 杨萼文选

杨萼 著

楊  
萼  
著

楊  
萼  
文  
選

# 杨 萼 文 选

## 目 录

### 一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红叶如丹.....            | (1)   |
| 千叶潮.....             | (8)   |
| 奥山的一家.....           | (19)  |
| 山门内外.....            | (33)  |
| 难忘的光辉形象——于凡老师.....   | (38)  |
| 翘首望亲人.....           | (42)  |
| 陇中情：小村四朵花.....       | (45)  |
| 亲情越海峡.....           | (53)  |
| 孜孜的心.....            | (56)  |
| 身影在西部地平线上矗立.....     | (73)  |
| 妒火吞噬了她终生幸福.....      | (76)  |
| 抹不掉的遗憾——一位青年的来信..... | (85)  |
| 浮生十题.....            | (92)  |
| 相逢忆当年——抗击侵略者轶事.....  | (126) |
| 一封寄台湾的信.....         | (129) |
| 诗人与重九.....           | (131) |

### 二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英雄人民的艺术.....            | (133) |
| ——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艺术团演出观后..... |       |
| 做好我们的“第二职业”1.....       | (137) |
| ——苏联名剧“玛申卡”观后.....      |       |

丰富多彩的甘肃民间舞蹈.....(140)

樋口一叶和她的两篇小说.....(143)

——《十三夜》、《自焚》

试谈日语学习与翻译.....(157)

灵魂工程的摇篮.....(175)

——西北师范学院的今昔

召唤人们心灵的记忆.....(182)

——热烈欢庆建校五十周年

老树春深更著花.....(185)

——写西北师大的老龄工作

精诚由中，诗如其人.....(191)

——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匡扶

### 三

雪泥旧迹.....(223)

——青年时期存稿四篇（约发表于1942年左右）

1、忏悔.....(223)

2、拾来的四封信.....(226)

3、七月的哈尔滨.....(233)

4、发昏章第二.....(236)

### 四

代后记.....(238)

妈妈.....匡文留(238)

### 五

酒史与酒令.....(248)

风雪夜.....(251)

——纪念英雄的堂姐



## 红叶如丹

——旅日杂忆之一

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学生，最近寄来了一封信，信中夹着一片红叶，她调皮地写着：“亲爱的先生，你能辨认出这是哪儿的枫叶么？”；这片已半干的、在书中夹得平平的红叶，颜色鲜艳，形状秀丽可人，是日光山的？还是上野公园的？……深秋时节的日本，随处可以看到万山红遍的枫林，让我怎能分辨得出呢？可是，这枫叶确是我似曾相识的，因为她让我回忆起遥远的往日，也回忆起我的哥哥。

在松花江畔我的家乡，九月初早晚已经有些凉意了，可是我和哥哥到东京时，那里却还是盛暑未消的残夏。当然，樱花早已零落无存。过不久，那“红于二月花”的枫叶，却给了我这第一次远离家乡、踏进异国的少女以无限安慰。我常常和哥哥或是同学们到东京近郊去游览，每次回来，都带回一包鲜丽的红叶，夹到书里，待它稍干后，寄给国内的亲人和朋友。这样，我虽然仍不免时时怀念起松花江畔的晚霞，黄昏时天主教堂的钟声，以及夏日泛舟，冬天溜冰等儿时的许多趣事，但怀乡的酒不那么苦了，只是偶尔感到一缕诗意的郁悒罢了。

经过半年多的日语补习，哥哥考进了商科大学，我则进入了东京女医专。这个学校名字虽称专科，在日本女子医学校中却是首屈一指的，学制为五年。谁都知道日本的医学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，医学博士也多，但全国在1937

年以前，只有十二个女医学博士，其中十一人是从这个“女子医科专门学校”毕业的。第一学年，主要课程是人体解剖。解剖室在地下，我们一年级学生，每天要有四小时以上埋头在地下室解剖死人，每一片肌肉，每一块骨骼，都要用放大镜细致观察作出笔记。我因为是中国入，日语程度还不过关，比别人更要加倍努力。这时候，和我同宿舍的田中秀子主动地来帮助我了。每逢别人作完了课程离去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苦苦地思考，努力作笔记的时候，她总是陪在我身边，指导我，告诉我笔记的重点，修改我谬误的字句。以后我们自然成了要好的朋友。说得确切些，秀子俨然是我的益友兼良师了。

哥哥住进了学校近处的公寓弥生庄。“弥生”的日语是阴历三月的意思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加之它地处有名的井之头公园的近处，所以每当星期日，秀子回家去了，我就乘市外电车到新宿，再换“省线”二十分钟到郊区吉祥寺，下车后步行十来分钟，到哥哥的住处。哥哥陪我吃一顿饭，谈谈国内的来信和学习的情况等等。在送我回市里之前，往往到井之头公园去转转。池中的流水，轻摇的树枝，以及游艇、樱花，都曾记下了我们游子在异国的心情和生活。

有一个星期日，秀子没有回家，我便约她到弥生庄去，她踌躇了一下，终于同意了。凑巧那日哥哥因为收到些稿费，特意预备了一些他平日喜欢吃的糖果，还嘱厨房加添了饭菜，所以对秀子的招待很丰盛。我们吃着谈着，都很愉快。意外的是秀子的文学素养竟那么高深，哥哥本来就是喜欢文学的，古今中外的名著，浏览得不少，常在

国内的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。这样，我们谈话的内容广泛了，题材也丰富了。我知道得不多，只是偶尔插上几句，哥哥和秀子老是从中国谈到日本，又谈到西方，在饭桌上还不停地谈着。秀子平日态度端庄凝重，性格也安详沉静，一贯表现着日本上流社会有教养的闺秀风度。容貌虽然灵透漂亮，谈吐却颇有些慢声细气、不苟言笑的味道。这一天，涉及到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看法，谈得很尽兴。在我们要回学校的时候，我问秀子要不要去公园走走，她也颌首同意。我们穿过了树荫，越过了花丛，走到池子边，秀子蓦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神情忽然黯然起来，拉起我的手说：“咱们回去吧！”然后向哥哥道了谢，告了辞，哥哥还是把我们送进车站，他才回去。秀子想起了什么呢？我心里牵挂着久久不能忘怀。

以后，秀子常作我和哥哥一同出游的雅伴和向导。这一年暑假，哥哥和我都要补习课程，所以未回国。宿舍中的同学们大多数走了，有少数外地未回家的，也到市内亲戚家去了，宿舍和校园一片寂静，我正好补补课程，秀子便常来伴我，和我一同复习，教我日语。从报纸上看到上野公园新展出了世界巨人，我便约了哥哥和秀子一同去参观。巨人果然不小，我才仅到他的腹部，但也没有什么好看，我们便去划船祛暑。在把船停在池边树下时，秀子笑着问我：“你知道‘不忍池’命名的来源吗？”我记得哥哥曾经对我讲过，遂看了他一眼，哥哥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正要向秀子小姐请教。”秀子用她那高山流水般清丽而又标准的东京话，便娓娓动听地介绍了“不忍池”名字的由来。大致是这样的：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，是属于资

产阶级的改革运动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使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。但国内各方面，却保留着浓厚的封建色彩；特别是从法律上、社会风尚上、以及实际生活中，传统的“男尊女卑”依然是国民道德的准绳，婚姻要门当户对，金钱、势力的交换是不可缺少的条件。青年男女的爱恋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为基石，十之八九会造成悲剧。有不少思想进步，渴望婚姻自由的青年，在奋斗得不到家庭、社会的支持又不甘屈服的，便双双（也有的是一个人）投入此池作为无声但是强烈的反抗和控诉。这些悲忿、反抗的行径，令人不忍看也不忍想，于是此池遂得了“不忍池”的美名。

异国的风光，送走了我纷忙、但也是愉快的时日。不幸，哥哥在一个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，最难将息的暮春时节，感染了肺炎。那个年代青霉素还没有制成，得了肺炎的人，有的往往不治，治好了也极容易再得肺结核，所以肺炎是很可怕的病。我知道的时候，哥哥已被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。秀子听说也很惊慌，立即请假陪我去病院探视。因为肺炎有传染性，所以哥哥住在一间单人病房中。他脸色苍白，头下枕着冰囊，额上垂着冰袋，护士轻步出入照料。当她们知道秀子的父亲原来是某大企业的总经理时，便恭敬地说医院一定努力治好哥哥这场险症。秀子的家庭我虽模糊地听到一些，但她似乎避免对我详说，所以我不曾多问，想不到第一次来医院，她竟若有意、又似无意地暴露了自己的富家小姐的身份，可能是为了让医院给哥哥一些特殊看待吧！她为什么从来也没有邀请过我到她家去访问呢？这些疑团只好候诸异日去找答案吧！



谢天谢地，哥哥的病好了起来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每星期我总是请假去看望哥哥两次，秀子也每次陪我去。有时看课程对我的压力大，就劝我不必去，由她前往探望，我只得听从。她去时，时常买些适于哥哥病情的水果、点心带去，我衷心地感谢她对哥哥亲切、热情的照顾，对我真挚的友情和无私的帮助。

春已归去，东京又进入炎暑。在房子里，特别是一些大建筑物里，一般都有冷气装置，至少也吹起电风扇，还不觉得暑气逼人。走在路上，却难免挥汗。幸好街上冷饮店林立，乍一进去，还嫌冷气袭人有些过分，待吃上两杯冰淇淋或者甜冰屑，再出来时，体内、腹内的凉意可抵御炎热半晌。所以行人多采取这种以凉祛热的办法。冷饮店里整日音乐悠扬，生意兴隆。这时候，哥哥的病完全好了，我思忖着雇一辆出租汽车，接哥哥出院并送回弥生庄。秀子说这事交给她办，于是约定时间我先去了医院。一会儿秀子来了，帮我办了出院手续，医生、护士都来相送，对秀子非常客气、尊敬。一辆极为新型的小轿车等在外面，穿着整洁西装的司机开了车门，待我们坐好，风驰电掣般直驶弥生庄。在车上秀子告诉我，这是她家的汽车，平日她是不喜欢坐的。我们在弥生庄吃了午饭，看着哥哥安顿就绪，拜托公寓给以照顾，我们又坐原车回到学校。

从哥哥住院，后来的来往，我看出哥哥和秀子是有情愫的，我很高兴。有一次我笑问哥哥，“你和秀子能结婚么？”哥哥摇摇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她的继母打定注意，让她和表哥结婚，表哥也就是她继母的侄子。”我真不明

白了，秀子的家事是什么时候让哥哥知道的呢？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哥哥和秀子的感情更接近了，不只东京的市内和郊区，日光山、伊豆岛、箱根、热海……都留下了我们三个人的足迹；冬天去滑雪，夏天去海滨，也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。谁知道，在三年级的时候，秀子突然辍了学。她走时未留下片言只字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问哥哥，他也愕然，原来他也不知道。按秀子说过的电话号码，我大胆地给她家挂了电话，接电话的象是女佣人，回答我说：“秀子小姐到长崎的亲戚家去了，准备出国留学……”再问便什么都说知道了。

秀子，秀子，你究竟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走前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呢？从秀子走后，我饭吃不香，觉睡不好，晚饭后我坐在曾经和秀子时常谈笑的地方，痴望窗外。落日的余晖，映着屋前法国梧桐，一片淡淡的金黄色，也令人感到无限凄楚，我去看哥哥，他也显然情绪消沉，我了解他一定为这个孤苦的少女只身远走而担心。

我和哥哥都未毕业，因为家庭经济发生了变化，不能不回国了。东京车站的喧嚣，送行者的笑语，怎么也不能使我的情绪变好一些，只能希望故乡美丽的山河和慈母的笑容给我些慰藉罢！

回国后，哥哥因工作繁忙，又不停地写作积劳成疾，一向偶然轻微的咳嗽加重了，那一天竟咳出血来，经医生检查，肺病到了二期，但哥哥坚持不去住院。我家全力以赴地为哥哥请名医，吃好药，任是甜的、苦的、中药、西药喝了几大桶，病却时好时坏不见减轻。全家在焦虑、愁苦中眼看哥哥一天瘦损、衰弱下去。我默默中想着，如果

仍在东京，秀子还在的话，哥哥的病在她的关怀、照顾之下，或许会痊愈的吧？但是，秀子，你此刻在何方何地？

终于，肺结核夺走了哥哥年轻的生命！

造化竟是如此捉弄人，秀子一封揉皱了封皮的信，不知道几经辗转，历时多少月日，终于到达我手，让我再默诵里面的几段吧：

“父亲生性荒唐，母亲只有自怜薄命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丢下了唯一的五岁的女儿，投井之头池水自尽了，所以我从小就背上悲惨命运的重负……

“继母本是一个红歌女，被父亲重价娶回家来，对我很不好，可能父亲受着良心的谴责吧，对我还‘钟爱’，继母才维持了表面的礼数。近年来又蓄谋逼我和她的侄子结婚，对我才时常装出一付笑脸。她的侄子，一个借着我父亲力量发迹起来的暴发户的纨绔子弟。既不读书，也不上进，身无一技之长，每日花街出柳巷入，品质恶劣，行为卑下的人，我怎么能和他结合呢？……

“继母相逼，我几次想去跳日光山的瀑布，（那儿曾有多少对失意的情侣跳了下去），也曾想到不忍池、井之头，但是我想生命仍是可贵的，我不应该象鸿毛一样丢掉了它，我应该活下去，和这不合理的社会、黑暗的家庭进行斗争！我希望所有的日本妇女，全世界的妇女都觉醒起来……

“我决心出走了。最大的遗憾，没有向你和令兄告辞，因为我的时间不允许……

“我永远怀念着你们贤兄妹，只要我有可能，将来一定去寻访你们。

“我现在航行在风浪迭起的海上，偶见风帆沙鸟，我怜惜自己孤独，我也骄傲于自己的勇敢，我决心前进！”。

可尊敬的秀子，哥哥的情况你是无从知道的。亲爱的哥哥，秀子的信我怎能转告你呢？

花开花落，几十个残春逝去，多少颗黑头变成了白发，只有东去的大江，可能是流水依旧吧！但是哥哥和秀子的影子，牢牢地绾着我的思忆，我曾默默的想：如果在今天，哥哥和秀子的遭遇，都会不同了吧！

（载《金城》1981年1、2期）

## 千 叶 潮

当蒸人的热浪袭到东京的时候，学校放了暑假。在东京其它学校上学的中国同学，有的约我去名胜地，有的约我一同回国。我怅望家乡，怀念慈母，但又想留校补补课，学学日语，因此犹豫不定。同学们纷纷来向我告别，大多数的宿舍都已走空。这时，二年级的佐贺君子来看我，对我讲，她的家乡千叶县海滨风光非常迷人，每当夏季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。我翻开地图一看，千叶县离东京不远，紧靠在东京湾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，她说父母早亡，与兄嫂一同生活，他们工作忙，不想回去打扰他们。她接着建议我和她一同去海滨，然后回来补课。

我从小就喜爱水。我的老家有条河穿过县城，因为河名是双阳，所以县名也叫双阳县。河在我家的东面，平

日碧波涟漪，清澈见底，可是，每当春季桃花水泛滥，或是秋天阴雨连绵，上游的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河水暴涨，立刻变得象一条咆哮着的巨蟒，涌波卷浪，向下游奔腾而去。当时我还没有见过黄河，回想起来，却真象一条具体而微的小黄河呢！在双阳河涨水的时候，我虽然不敢去接近，但对于它澎湃奔泻的气势，我是由衷地赞叹的。我想，这真是一条气势雄伟的河。

到十岁的时候，我迁居到松花江畔。江到底比河大多了，江面上片片白帆，刹那间就会变成白点。汽船往来于江的两岸，江边还可荡舟；夏天是天然的游泳池，冬天又是大片冰场。松花江的秀丽诱人，使我又深深地爱上了它。

在大连，我看见了无垠的大海，我想：千流归大海，双阳河，松花江都将归宿于海的。在海的面前，我才认识到江、河都是微不足道的，到日本去坐在海船上，看见白浪滔天，浩瀚无边的大海，我真希望能自由自在地、从容地和海接近一番。在岛国日本，这个愿望应该是不难实现的。于是，我同意了佐贺的提议，一同乘火车去了千叶县。

我们去的地方是君津郡。

日本行政区域的划分，和我国不同，全国分为：一都，东京都（首都）；一道，北海道；二府，大阪府、京都府；四十个县。都、道、府、县下面分市和郡。

当时千叶县是一个近二十万人口的县分，人们多以捕鱼为业。我还没有到过日本的农村，这正是了解日本农村风情的好机会。



日本的农村，只凭视力看去，还是疏阔宽广的。我们到千叶县海滨后，借住到一个大庙里。听说每到夏季，这个庙的和尚就给海滨来客出租房子，以增加收入。庙里的空房很多，和我们同时来借宿的，有两个家族，还有体育学校的教练和他率领的二十名学生。我和君子就搭了体育学校学生们的伙食，每日和他们同起用食同下海，也请那位教练给我们指导一些游泳技术。

早晨六点钟，庙里就响起钟声，全村都有了声息。在清新的空气中，我读日语或英语，有时也看看带来的课程讲义。到九点，我就带上游泳衣到海边去。远远望去，太阳晒着的海面，恍如万条金蛇在抖动；深海处却又是另外一种景象，极目所及，哪是蓝天，哪是海水，竟然分不清了。在大海面前。不仅“一粟”是渺小的，就是那些成队的渔船，也是形同漂浮着的几片落叶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有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的美句，是写长江浩淼远大。在大海上的船才真的相当于“一苇”呢！

我特别爱恋海滨傍晚。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海面微波荡漾，我坐在沙滩上望着天空变幻不定的云彩。只见那云一忽儿是一群雪白的羊。一忽儿转为怪石嶙峋的层峰。我可以任意把它作为我故乡的美景来想象：这是小白山，那是龙潭水，还有松花江的晚霞和我家门前的垂柳……。

海滨附近有个渔村，可是我们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了，还没有看见一个渔民。君子告诉我，那须要到一公里外去找。

一天下午，我没有去游泳场。四点多钟，我按照庙里老僧指点的方向，一个人沿着海边向村子走去。路上的行

人很少。陌生而寂静的农村，使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寂寞和恐惧感。我后悔没有约君子一块来，但是，我还是一直走了下去。忽然对面响起了“吧嗒吧嗒”的木屐声，打破了岑寂。我赶紧抬头望去，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日本服剪着少女头的小姑娘，看样子有十五、六岁。从衣著态度上看，她不是当地人。这姑娘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因为我穿着东京女学生的衣裙。我刚要向她问路，只见从右面的大路上，又有很多妇孺，携筐背篓，向海边奔来。这小姑娘走过来对我说：“渔船要回来了。”果然，海面上帆桅一片，在海潮的推拥下，渔船列着队向岸边驶来。

“阿良，你来了！”一个苍老的妇女的声音，从人群中响起来。小姑娘往前迎上几步，笑着说：“老奶奶，您好！我想买鲜鱼，又来麻烦您了”。

那是一位渔家老媪，多年的海风，把她的面孔吹成紫褐色，腰有些佝偻，衣服简陋褴褛，赤着脚，手拉着一个三、四岁的男孩子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深深地弯了弯腰，问我：“小姐，您好！是从东京来的吧！”还不等我回话，又转过脸问阿良：“这位是府上的客人吗？”阿良说：“不是，这位小姐是我刚才遇到的。”我急忙向老人行了个礼，回答了她的问话。

老妇讲的是农村方言，我得努力去分辨才能听懂。让我有所感触的是，离东京不远的千叶县，渔民竟是这样穷苦，那些更远的穷乡僻壤，劳动人民的生活又该怎样呢？原来日本“明治维新”后的富强，也不过尔尔。

渔船靠了岸，渔民的家属们都到船上帮助卸鱼去了，使我有机会问阿良：

“阿良姑娘，你的家住在这个村子么？”

“不，……是的，我和田中太太一同住在别墅里……”阿良吞吞吐吐地说。我虽然感到怀疑，因为还不熟悉日本的风俗习惯。不好深问。

“您看，那儿就是田中太太居住的地方。”阿良指着远处的一栋楼房说。这栋楼房孤零零地矗立在农村的小木屋中间。

“田中太太爱吃新鲜鱼，我每星期来买两次。我到船上称鱼去了、再见！”说着，便往船上走去。

渔民们不顾疲劳，忙碌地收拾着还在蹦跳着的鲜鱼。渔船开始颠簸起来，晚潮来了。

良子提着鱼回去了，我目送着她的背影。这时，君子来接我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谈起了田中太太和阿良，她说：“过两天我们专程去拜访一下，因为你是外国人，她一定欢迎你”。

接连几天下雨，海面翻滚着风浪，大家不能下海了。一天午饭后，我们撑着晴雨两用伞，向村子里走去。雨天的农村，路上行人少了，偶尔遇见踩着高齿木屐（雨天穿的木板鞋）去上学的小学生，对我们望一望，也都脚步不停地匆匆而过。

雨停了，湿润润的空气中，虽然饱含着海边特有的腥、咸气味，但并不令人讨厌。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，一直向那所别墅走去。远处望去，见阳台上两个人影在晃动，可能是看见了我们，便隐没到里面去了，走到铁门外，从小窗户上露出了两个乌黑的眼睛。我们正要去按电铃，铁门“吱”的开了一条缝，阿良走了出来。

“阿良……”我高兴地叫着。她却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们。君子友好而礼貌地对她说：“这位是中国来的白小姐，她第一次到这儿来，我们想来拜望你家太太，请你去转告一下好吗？”

阿良鞠着躬说：“啊，失礼了，请等一下。”说着掩上铁门，跑了进去。

这两扇大铁门，看样子过去是很气派的，现在油漆已经脱落，斑斑驳驳，呈褐红色。从墙上露出来的楼房看，也是一片萧索残破景象。看得出，这个所谓的“别墅”，可能有过车水马龙、宾客如云的豪华过去，可现在不再受主人的宠爱了。

良子出来了，她稚气的脸上，满含着歉意。低声对我们说：“田中太太说，对不起二位小姐，她是个不幸的人，独自幽居在此，不敢擅自接待客人。”接着，她又愤慨不平地说：“可怜的太太，那样年轻美丽、温顺善良，竟被无情的主人赶了出来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的！”君子满怀同情地说：“请问田中太太娘家姓什么？”

“听说原来叫小松敏子。”

“啊，是她！”君子不禁惊叫起来。我和阿良都惊讶地望着她。

“你认识这位太太？”我忍不住发问。

君子想了想说：“小松家和我家是远亲，原来住在同一个村子里。小时候我们时常见面，我还叫她表姐呢！后来她随父母上京了，听说找了个有钱有势的丈夫。为什么被赶出来了呢？”